琴台客聚 潘國森

傳媒忽然正義

近日，全球掀起一股「敢言風」，大量婦女站出來揭發早年曾被有勢力的男人「性侵犯」。先衝擊英美政圈，再波及美國電影業和體育界，然後傳到香港。一位女運動員聲稱曾被教練「性侵犯」，許多傳媒大讚其勇敢，但當事人卻遲遲未正式報警，疑似「色魔」的身份則呼之欲出，於是亦有意見認為不應該跨過執法和司法部門去變相公審。再有本地一男一女兩位傳媒名人也說自己曾被「性侵犯」云云。引起城中熱議。

男的顯然「謊報軍情」，他說小時候曾被女老師捏臉蛋，說這是「性侵犯」。按其往跡，則此君過去經常在媒體中宣淫，又曾背妻通姦，卻被傳媒撞破其好事，拍得帶「女朋友」到「時鐘酒店開房」的照片。事後還要情婦代為攔截來採訪的記者，以大卷廁紙纏身遮臉逃竄，被譏為扮「木乃伊」，一度成為城中笑柄。

女的是曾留學英國的選美贏家，曾被人指其平素言語放蕩。這回「先聲奪人」的強調在「內地」被人「性侵犯」，疑似抹黑中國，然後才補充是中學時隨團回國，被同團中人多次「性侵犯」。如果她心無惡意，應該在第一次公開慘痛經歷的時候就說明，是在香港讀書時，因參加課外活動而受辱。

先回到源頭，英美社會有權有勢的男人，慣常強姦、迫姦、誘姦女性之事，根本就是公開的秘密，只不過傳媒向來都不見得公義先行而已。現代傳媒追查名人醜聞的功力超凡，形形色色的黑材料早已掌握，只不過在選擇最佳時機去公告天下。背後有什麼政治和經濟目的，就不是我們小市民可以猜想得到。

「木乃伊」和「選美蕩女」過去言行都顯得對男女關係持「開放」態度，「證供」亦不可信。許多人會問那蕩女：「你說在內地被香港人性侵犯，究竟是被強姦抑或非禮？」香港社會的習慣，向來是強姦和非禮分得很清楚，強姦罪重、非禮罪輕，明明白白。當然，若不濫用「性侵犯」這種含糊術語，「木乃伊」和「選美蕩女」就無從藉機曝光、吸引眼球了。

談論「性」話題，按性科學（Sexology）的基本要求要分開男女來講。人類社會的強姦非禮，或所謂「性侵犯」，從來都是男害女最多，男害男次之，女害男、女害女更次之。這樣一分開性別來講，我們又可以印證了，男人一般比女人更會侵略，此所以預防成年人強姦非禮兒童，都應該以預防強勢男人為優先。

既然那位女運動員和「選美贏家」都這樣勇敢，不怕回憶昔日的痛苦經歷，那麼客觀的第三者或要先問一句：「妳被強姦還是非禮？」這不是在受害人的傷口上撒鹽，我們的社會已經充斥着太多含糊的「語言偽術」。道德還道德，法律歸法律，一日未定罪，疑犯仍算清白。

年前，另有一男一女的「跨媒體藝人」，曾在電台節目裡面，辦了一個「你最想非禮的女藝人」的選舉玩意，結果只能道歉了事！若在宣淫偽善的英美社會，這樣的藝人還可以不即時被解僱嗎？可見他們背後得到傳媒高層撐腰！下流劣質傳媒的偽善，於此可見一斑。平日慣常宣淫，有機會則自稱支持被「性侵犯」的婦女，左右逢源。或許就是香港社會風氣敗壞、日見墮落沉淪的一大原因。（**《誰在宣淫？》之一**）

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

好好利用時間

其實我現在創作這篇文章，是在台中機場的大堂裡寫出來的。皆因自己是一個很會控制時間的人，所以很多工作也安排得不錯，就好像我們這一行，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，時間可能也有很大的差距，要好好地安排真是不容易，但總會有解決的方法。

就好像很多人旅遊完畢，要到機場乘搭飛機回自己的地方，也會提早一點到達，因為怕交通上的問題影響。我這次從台中回香港，也早了很多時間，大概在起飛三小時前便到達機場，但因為航空公司通常只會在起飛前兩小時才可以辦理登機服務，所以我有很多時間，就利用這些等待的時間來寫作，而且覺得沒有浪費在等候的時間。

因為我是一個喜歡把所有東西也排得密密的人，就算放假在家中，總會想起一些事情來做，覺得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這一次在機場有這麼多時間，便要好好利用。

其實要打發時間很不容易，我們可能會說現代的都市人，每日工作忙碌，能夠偷得浮生半日閒其實不容易，但當你有時間不知要幹什麼的時候，還是會有點空虛感，所以當有多餘的時間的時候，就想想如何可以好好利用。可能你會說：「用來睡覺便可以」，其實這個提議也不錯，你有沒有發現，當你知道今天是假期的時候，反而睡得不多，心裡面還想早點起來幹些事情，無論是去吃一頓豐富的晚餐，還是做一些平常因為工作而做不到的事情，這點奇怪的心態，我相信很多人也會有。

曾經看過一篇文章，那位作者分享了如何好好利用時間的，我覺得他說得很對，他就是說，當你知道今天要工作的時候，就算你的睡覺時間已經很充足，精神也不錯，但總是給自己有點無形的壓力，就像跟自己說：「今天很睏，沒有足夠的休息，工作很辛苦。」其實這是我們心態上的問題，應該用一些方法去調整。

所以我看過這篇文章之後，其實也發現，就算這一天只睡了三小時，也要告訴自己現在精神狀態很好，不要不斷想着只睡了這麼少，應該會覺得很疲倦。原來人的思想，如果能夠控制得好，想的也正面的話，自然便不會覺得辛苦，就好像剛才我說的：「如果放假睡少一點也不覺得辛苦」，不知道你同意這個看法嗎？所以如果下次你真的睡得不夠，就採用我所說的方法，跟自己說：「其實已經睡得很足夠，打起精神好好面對新一天的來臨，其實也不差」。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馬尼拉的盛會

應菲律賓培僑校友會之邀，再次到馬尼拉參加他們的會慶盛典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菲律賓華僑的僑眷，不少前往馬尼拉與親人團聚。這些青年學生，來港時多在培僑中學學習一個時期，再到馬尼拉會親以及工作或進修。這些校友愛校心強，換屆都要邀請母校派出代表團前往訪問。我因此有幸十九次到達馬尼拉參加他們的就職活動，和菲律賓校友結成深厚的友誼。每次赴菲的慶賀團十數人發展到逾百人，成為兩年一次的菲港校友聯繫的盛會。

旅菲校友的老大哥莊金耀，既是菲華社會的活躍分子，也是培僑旅菲校友會的重要台柱。由於他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，校友會的活動日益扎實。這一屆的主席是年輕一點的校友盧連興，但也把盛會搞得有聲有色。

這次赴菲的慶賀團是空前的，包括不少年輕的校友，還有新任校長伍煥傑、校友會會長周俊恒醫生。而旅菲的各香港校友會的代表也同來祝賀，冠蓋雲集，盛況空前。新任理事長高維澤校友，他的熱情的講話，回顧了當年在培僑老校舍「朗園」的學習生活，再到了千島之國菲律賓進修和謀生。其他校友們熱情洋溢的講話，對隨團的不少年輕的校友有很大的啟發。

可惜這次在馬尼拉逗留的時間很短，不能更多地和各位校友敘舊。但旅菲校友的熱情和愛校情懷，大家都感受得到。每一次的菲律賓校友會的換屆盛典，對參加者都是很好的愛校教育。

培僑的老校舍「朗園」，總帶來各地校友們的美麗回憶。但更重要的是人。校友們對師長的友誼，對同窗的友誼，總是永誌不忘的。培僑人已經散佈全世界。我們曾在北京、廣州、澳門、加拿大的溫哥華、英國的倫敦都組織校友會。還有一些校友在海外都有聚會如加拿大的多倫多、美國的紐約。年輕時的學生生涯，總是一生中難得的美麗回憶！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讓臨終留着快樂記憶

死亡之所以令人害怕，除了不知何時到來，與親人永別，還有臨終時的肉身痛楚，孤獨上路，以及不知往生何處的恐懼。

最近九十八歲患癌的舅母危急入院，虛弱的她對我說了兩次「想死卻死不了！」令人心酸。她的子孫守在一旁，傷心得無言以對。我那當哲學教授的妹妹善解人意，撫着她的頭和她閒話家常，像對小孩子般逗她，舅母投入聊天，竟愈說愈精神，頭腦清晰，一時眼神炯炯，聲音愈來愈大，逐一問候各人安好，談到自己女兒病癒還滿心歡喜，她所說的話都是善意充滿愛心。

談到聖誕將近，她還一臉驚喜。這樣輕易過了半小時，直至探病時間結束我們才離開。原來之後舅母沒再說話輕鬆入睡了，三小時後心臟漸漸停頓，離開時一臉安詳。

一位佛學教授表示，對佛家來說，人臨終時的心態十分重要，足以影響其往生去向。逝世前一刻最好是心靈平靜、和樂，無任何牽掛，易往生極樂。

世侄女在美國曾當義工照顧臨終病人，她說一個人臨終，陪伴他們的若是至親好友，不一定是好事，因為他們和各親人之間或有着不同的複雜感情，可能有所不捨或遺憾、放不下的仇怨，未能忘懷的難堪等等，當他們在永別前眼見到這些親友，或會勾起負面情緒，以致帶着不安心情而終。反之，他們這時面對的是關係簡單的社工、義工、醫護人員，關係良好的親友，和他們談談一生的喜樂事，較易讓他們放鬆心情地離世。

所以有人提議在彌留親人床邊，宜壓抑哀傷和悲痛，切勿嚎啕痛哭，應好言安慰，讓他無憾無牽掛安心地走完人生路。我想起最喜歡的日本電影舊片《下一站，天國》，就描述有一人生中轉站，讓人升天前選取並留着一生最快樂的記憶，永遠懷着不枉此生的幸福。很有意思！

■電影《下一站，天國》從臨終探討生命意義。 作者提供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有種

9月30日，在紐約大學上演的第二屆紐約中美發展論壇上，一位「故人」意外地火了，他就是陳冠希。當日，陳冠希發表了有關「中國製造」的英文演講，箇中的見解、三觀、主張都讓人刮目相看，拍手叫好。媒體評論「燃爆全場」，網民留言「重新認識」。這一時刻，距離他上次造成大規模轟動恰好接近整十年。這次意外地重歸民眾視野，也促使大家回望了他過去的十年，別人不知道，小狸望後很想說一句：「有種。」

回想至今在現實生活而非電視劇中出現的、能用到「身敗名裂」四個字的人，似乎真的不多，陳冠希可以說是其中一個了。2008年冬天，那場震驚了整個大中華地區的「艷照門事件」讓28歲的陳冠希身敗名裂。儘管是男情女願，儘管是源於被人盜取照片及散播，儘管陳冠希本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，但極盡亢奮的媒體和網民都不允許同情陳冠希，他們道德高尚的一萬隻腳一定要找個黃金着力點才能踩出高潮。

於是，雖是受害者但也是當紅明星的「壞小子」陳冠希，就成了事件最好的靶心。他直播了道歉——雖然並不知歉在哪裡，然後告訴所有人「無期限退出香港娛樂圈」。

在十年後的今天，微博熱搜每天都能搜出各種無下限的明星八卦，比「艷照門」驚慄不堪的大有人在，喊着「老子宣佈退出娛樂圈」的也此起彼伏，甚至，「驚慄無下限」和「退出娛樂圈」都是吸粉和跑流量的必要手段之一。觀眾更是閱秀無數的老司機，不管多麼勁爆的娛樂新聞，也頂多就火個一天半天，更多的只有幾個小時，便會被新的榜單刷得無影無蹤。那些喊着要「退出娛樂圈」的，基本就是出去旅個遊，在公眾視線消失一小陣，然後馬上沒事一樣「復出」。羞恥和承諾成了這個鬧哄哄的時代最稀缺的品質。

然而，陳冠希的「無期限退出香港娛樂圈」一諾至今。十年中，他完全如他所說退出了香港娛樂圈，偶爾在荷里活客串，偶爾在內地音樂節上唱歌，那是源於他對表演的深深不捨。憑這一點，他有種。

十年中，陳冠希被迫離開喜愛的舞台，但熱愛嘻哈、勵志傳播潮流文化的決心沒有變，他轉而經商，並且做得有聲有色。不僅有聲色，更有格局。9月30日的紐約大學演講便是他這十年的一份答卷。

在這份答卷中，這個「壞小子」提出了一個很多「好孩子」都從沒有想過的問題：不要過分強調「中國製造」，因為衡量好產品的標準全世界都一樣，不能給中國單獨設一個標準，不能習慣說「對於中國來說已經不錯了」。他講的是中國製造的例子，其實說的是反對自我縱容的心態。然而諷刺的是，他的這份答卷，很多媒體並沒有完全看懂，甚至完全背離了他的意圖，只見滿眼都是「『中國製造』為中國人揚眉吐氣」的報道。然而這也不奇怪，這份答卷中的見解和格局，樸素而深刻，與今天這個浮躁的社會完全不同。交出這份答卷的陳冠希，值得「有種」二字。

2016年，在「艷照門」事件8年之後，陳冠希曾推出講述自己退出演藝圈這些年生活的紀錄片《觸手可及》，他在裡面坦述了他這些年的悲傷——到哪裡都被標籤為「壞人」，沒有舞台肯接納他。但當被問到一題：「如果你可以回去改變，你會改變什麼？」陳冠希回答：「我什麼都不改變。」

這，是小狸覺得他最有種的地方。

百家廊 袁星

敞開了的視線

時間的步子邁至去年底，遇上一道「檻」。我停下來，目光緊鎖，盯着某一處地方，以前所未有的自省態度，陷入一種徹底的必須的思考。

如果用故步自封形容一個人的「視線」，或許有些牽強。事實上，在仔細欣賞也果的散文集《視線》前，我的「視線」的確有「故步自封」之嫌。我從不認為自己看待事物的態度有問題、角度有偏差。而正是這種盲目自信，把視線習慣性地囚禁到一個十分狹隘守舊的套路中，無論審視、解讀、敘述還是描畫，都沒有一個敞亮的視野，忽視了另一種敘述和視角存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，從而一再踏着熟悉的道路，欣賞着早已熟悉的風景行進，孰不知換條路徑，還有不一樣的風景。

散文集《視線》，有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。她寫作所走的恰如《散文》雜誌主編汪惠仁所說，是「另一種敘述」的風格。除語言風格與眾不同，還另有她的獨特之處。聽聞也果之名，最早緣起一位實力派散文作家簡默。閒聊時，她曾多次提及臨沂作家也果的散文。那時對也果沒啥了解，只知是位美女作家，居於臨沂。在網上搜索過她的幾篇作品，未能細讀，印象並不是特別深刻。後來在文友聚會等場合相遇幾次，聊天歸聊天，卻也了解得並不深。但已知她在臨沂作家圈子裡頗受恩寵。私下以為，氣質型美女，受追捧者眾並不奇怪。有才氣的美女嘛！被關注很正常。

與也果熟識後，曾向她索要過其之前出版過的作品拜讀，未能如願。這次的《視線》一書，倒是她主動送我的，許是為了「彌補」一下之前的那次「欠賬」。

打開書一看，才女還在扉頁上瀟灑地簽了名。與也果認識一段時間後，對這位美女作家本人的認知和師友簡默的一再推薦，使我有了一種仔細閱讀的衝動。

拿到《視線》這本書，已經大半年了。這本書的封面插圖，是一個年輕女人的頭像，只是眼睛被推送出面頰，凸懸到臉外。又像是被對面的情景吸引，讓視線拖拽出去。那雙眼睛離開頭顱追至空中，是赤裸裸的，洞察世事的。

書中五十五篇散文，我已篇篇細讀。每篇至少讀過兩遍，有些篇目，甚至讀了不下四五遍。這本散文集裡的文章，無論語言風格還是思維縱深，都有不一樣的味道。就比如北方的一場春雨，文文靜靜地來，淅淅瀝瀝地下，尋常。《視線》卻是電閃雷鳴的一場雨，晴天霹靂的一場雨，風起雲湧的一場雨。這樣一場春雨，想不記住都難。最近幾年，瑣事纏身，靜下來讀書的時間，被現實生活撕扯得粉碎。若不是《視線》的篇目帶着吸引人的磁性，形成了一層赤裸裸的磁場，讓我常常情不自禁去翻閱，一本二十幾萬字的書籍怕是難以看完的。

讀真正喜歡的書，時間總能擠出來，也務須堅持。賞《視線》裡的篇目，我的心情是舒暢的、愉悅的、急切的。就像一個仗劍天涯的劍客，即使食不果腹、飢腸轆轆，一旦遇上精妙罕見的劍譜，忙裡偷閒也要偷偷瞄上兩眼。敞開《視線》的衣衫，這本書中的散文十分唯美，敘述、描寫、刻畫、視角、思維自成一派。掀開一個個篇目，就像走進一處水汽朦朧的澡堂，那些方塊字，泛出的也都是些平常人的肌膚色澤，但這色澤被不一樣地裸露展現出來，就充斥着水痕難掩的肌肉的力道、飽滿和俊美。深深打動我的篇目很多，常常是一讀就不捨放手，愈看愈入迷。

《第二十三回線》凸顯在目錄中，我沒弄明白所以然，這個標題像會勾魂似的讓我很感興趣。第二十三回線是什麼，電纜線路？公交路線？某種故事的一個情節？我疑惑着、猜測着翻到正文，讀了老半天，也沒找到答案。

雖然沒能一開始就找到答案，細膩的描刻，犀利的目光，穩重扎實的文字，像鋪設在公園路上圖案各異的磚塊。一塊塊平坦牢靠地鋪展開去，拐個彎抹個角，爬個坡下個谷，將一切激情澎湃都攬入波瀾不驚之中，腳踏實地款款而行，讓人饒有興致地在後面跟着走。一幅幅畫面映入眼簾，似乎與第二十三回線有關，又沒一幅貼上標籤。「我懷疑眼前一棵棵被替換了的樹，矮小，稀疏，拘謹得像陌生人。」行文以此開頭，一步步尾隨下去。「這個屬於國家的公共設施，高大，強壯，一個人伸開的手臂難以將其合攏。沒有人解釋繞着的一周匝密密麻麻的字跡，它們安分守己地躺在紙上。」這種場景描寫，在全文多有體現。「一則『尋人啟事』直衝大路。紙張的破損猶如溜走的時間，讓人難以追回。」在往下幾段，「出租、轉讓屬於兩種性質，在這兒卻熱鬧地簇擁着，讓人有些分不清彼此了」，「接下來，有人朝這兒瞥了一眼，又有人走過來站住了，騎自行車的偶爾也把散淡的目光轉移片刻。那些從各處聚攏的人，來了，散開，又陸續有人抵達。」直到文章的最後一段，「倘再仔細些，能看見上面有黃色的字體醒目地標記——『第二十三回線，32號』」。

這篇五頁之多的文章，細心地描畫了一幅幅場景，有血有肉地冷靜記錄和分析了圍繞着一根電線桿子上演的諸多故事。讀過一遍回頭，才發現文中其實多次提到電線桿子，只是在追隨作者的步調時，僅僅把一晃一晃出現的它，當成了一片樹葉，丟給了一旁的風。

在《被黑色澆灌的夜晚》中，作者寫小偷的手，「水蛭輕輕滑過安靜的水面，貪婪地扭動着纖細的身體，輕盈地、不動聲色地一點點貼近目標。它的動作如此輕柔，靈動，起落間蘊含無比的溫柔，狀如撫摸」；在《蜘蛛之吻》中，蜘蛛吸食蒼蠅前，作者觀察到「踞在蛛網上方的小蜘蛛不厭其煩地一次次走下來，此時的它已經不在急於轉身，而是站在不遠處的某根絲線上打量起自己的獵物」。而結果，「時間呢，只有站在椅子上湊近了才看得到，佈滿灰塵的枱面，落着一些僵硬的、風乾了的殼兒」。

作者《視線》一書的第一章，也取名《視線》。而《視線》這章裡的第一篇，又是全書的第一篇文章，還是取名《視線》。足見也果對「視線」的態度之認真。《視線》一文着重寫了「貓眼兒」、「窗簾」和「墨鏡」三小節，躲在這些事物之後的作者的視線，以極其自信的洞穿和描述，將它們擺上枱面全部透明化解讀了一遍。其中的視角和言語，或許只有也果本人，才可以一一駕馭。恰如這幾篇文章，也果的《視線》小中見大，風格別致。宛如站在不遠處的一位智慧過人的姑娘，只露了個曲線優美的背影兒，文文靜靜地候在那裡。

因為知道了那兒站着這樣一位很具內涵的姑娘，眼睛就總被什麼力量帶着老是一個勁往那兒瞟，偷偷地瞟，光明正大地瞟，若無其事地瞟。很耐看，很養眼，總想深讀。不放過任何一個表情、細節和動作，還有哪怕翻一頁紙時發出的聲音。視線，確是要敞開了的！

昨日紀 陶然

北京澡堂

也許因為那時北京一般人家裡都沒有澡堂，也許北方人，特別是冬天，並不天天沖涼，對於我們這些從熱帶地方來的人而言，特別不習慣。但畢竟要入鄉隨俗，什麼都必須慢慢適應。

從開始時，集體沖涼必須赤裸相對的不習慣，到後來漸漸適應，雖然有個過程，但總也算是和平過渡了。在煙霧騰騰中，誰看誰呀？好多人都不在乎，甚至引吭高歌，我又何必在意呢？！

到了六月中，夏天還好，可是到了冬天，根本無法沖涼。無涼可沖，不習慣。不能天天沖，至少一個星期也要沖一次吧？幸好那時北京開設許多澡堂子，只需購票就可以入場沖涼。我經常去的，是西單商場的澡堂。記得那時那裡有一間電影院，電影院前經常擠滿等退票的人。有一次，L在這裡退票，見到一個女孩，正焦急地張望，周圍的人圍着他，問他要票，他都沒讓，轉頭給那女孩。那女孩有令人同情的身世，其父親是外國人，她一看上去就是混血兒，不像中國人，更像外國人，周圍的孩子都稱她「串洋」而不叫其名。一起去看電影的結果，日後竟成為情侶。

除了西單商場，我有印象的，是王府井的「清華池」，這是當時頗大的澡堂。這名字讓我無端地想起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，楊貴妃的「侍兒扶起嬌無力」，但這清華池非彼池，西安的華清池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而著稱於世，而北京王府井的清華池就沒有那麼響亮了，那裡只不過是普通人家的公共澡堂而已，只需買票，任誰都可以長驅直入。

那時，北京住宅緊迫，一個四合院往往住着三四戶人家，連廁所都要跑到街上的公共廁所解決，單獨的沖涼房就別提了。在這樣的情勢下，澡堂也就成了一般人去沖涼的地方。後來，居屋情況大有改善，大多數人都有獨立沖涼房，問起剛去北京歸來人，說是澡堂已經罕見了。

我記得早先看過一部電影《洗澡》，那確實是早年北京澡堂生活的反映。那時，冬天，我去澡堂，已經是識途老馬了。先購票，假如沒有客滿，就會領到一個鎖匙牌，供你存放隨身物品；假如客滿，也不需擔心拒之門外，自有服務員將你引近大籮筐前，叫你除下身上衣物，放進去，然後一拉，那籮筐就吊上半空，然後服務員，大多數是中年以上了，才把有號碼的牌子交你保存，供洗完後憑牌子提取。

澡堂裡，各色人等均有，有的人走進池子裡集體泡澡，有的人便在水龍頭下沖涼。我只是沖涼，從不泡水池。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別府，正在泡溫泉，突然走進一位大嬸，拍了拍我和一位愛爾蘭青年的肩膀，連比帶劃，聲情並茂講了一堆日語，我聽不懂，但憑那動作猜出那意思。心想，她怎麼竟然可以闖入男室？但也不計較了。一處地方一處例，她什麼世面沒見過？也就釋然了。